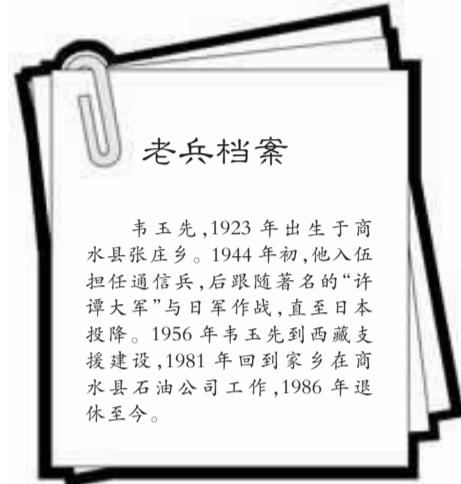


韦玉先:趟冷水过河 架起抗战联络线



韦玉先,1923年出生于商水县张庄乡。1944年初,他入伍担任通信兵,后跟随著名的“许谭大军”与日军作战,直至日本投降。1956年韦玉先到西藏支援建设,1981年回到家乡在商水县石油公司工作,1986年退休至今。

□晚报记者 王晨 实习生 王宥生 文/图

20岁被抓去当壮丁,韦玉先参加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。日军机枪扫射,掠过他的头顶;趟着冰冷的水过河,为了架起抗战联络的电话线……佩带着纪念章,今年94岁高龄的韦玉先,在接受周口晚报记者采访时,说起当年的抗战经历,仍记忆犹新。



韦玉先和他的老伴

1 流离失所被抓壮丁

韦玉先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,家中有3个兄弟,韦玉先排行老二。“我4岁那年,母亲去世了,父亲为了维持家中生计,外出做生意,却一去再无音信。”韦玉先回忆,家中只剩下爷爷、叔父、哥嫂和弟弟。

“家里穷得要啥没啥,只想着怎么能填饱肚子。1942年闹饥荒的时候,爷爷饿死了,嫂子与哥哥投奔他们娘家亲戚,叔父带着弟弟到处讨饭。”韦玉先说起往事,重重叹了口气。

气,“我没有吃过一顿饱饭,没有容身之处,到处流浪,何处为家呢?”

1944年,为了扩充山东抗战兵力,国民党到处抓壮丁充实军队力量,韦玉先和不少同乡在张庄乡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,去了山东。“我在郝鹏举的部队进行抗日活动,部队政委是李思(音)。1945年3月,政委动员我们连队起义加入八路军,那时才知道政委是地下党员,我们毫不犹豫加入了八路军的队伍。”

2 跟随“许谭大军”打游击

“许谭大军”是陈毅粟裕带领华东主力进入中原后,留在山东的原华野部队,司令员是许世友,政委是谭震林,部队也被称为“山东兵团”“许谭兵团”,《人民日报》称其为“许谭大军”,毛主席称其为“山东野战军”。

“我们加入八路军后,才知道加入的是著名的‘许谭大军’,心里很高兴。战友平日里说话都很亲切,互相称呼同志,跟老百姓也都是一家人,群众吃啥咱吃啥,还经常帮群众干活。”韦玉先骄傲地说,由于之前他在国民党部队是通信兵,加入八路军后为司令员许世友当通信兵。“首长从来不喊俺的名字,都叫我‘小鬼’。”韦玉先说,“听着喊俺‘小鬼’,心里就热

乎。”韦玉先跟着部队在山东鲁南、莱芜、胶州等地与日军周旋。“我背着装电话的包,拿着耳机,挎着电话线,部队驻扎到哪里,我就把电话线接通到首长的房间。”

在孟良崮的一次战役中,四周群山围绕,不知为何走漏了风声,部队被鬼子包围。紧要关头,一名老乡匆忙赶来,说附近有一个地道,部队可以从地道里突围出去,脱离危险。于是这名老乡在前面带路,部队在后面跟着从地道绕了出去。韦玉先说:“从地道出去后,我们反过来把鬼子包围了,消灭鬼子百十人。鬼子对山路不熟,我们熟,还有老乡的帮助,我们不打胜仗谁打?”

3 深夜破坏敌人电话线

“战争打到哪儿,电话线就要跟到哪儿。”韦玉先说,他虽然没有上过前线,但是要常常背着电话跟敌人周旋。“那时,我身上没有带什么武器,每次敌人来,我背着电话机跑,就是打游击。”韦玉先说,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,时刻都要有高度的责任心,不能让电话和线路出现任何故障,否则有可能因为一个电话不能及时接通,而导致战争失败、同志牺牲。

“在一次战斗中,我们的电话线被炮弹打断了,电话不通,前方的消息不能传递,首长说无论如何也得接通。”韦玉先说,“当时重新接上电话线得通过一条河,要么就要绕很远的路,浪费时间不说,裸线也不好放。不管河水的深浅,我们趟着冰冷的河水向对岸走去,还要保障电线

不被水浸泡。到了水深处,我就憋着气往前走,只想着一定要让电话线路接通。”

“与鬼子打仗,我们常常会破坏他们的交通,破坏他们的电话线路。”韦玉先说,一次,他和战友接到的任务是破坏敌人的电话线路,从莒南县到沂水县,约有120里,“一夜之间,这一路的电话线被我们掐断完了,用钳子剪断之后,我们还把线再扔远一点儿。”

“破坏鬼子的交通,也是我们经常做的。”韦玉先回忆,火车从济南开往青岛,高密火车站是必经之路。部队决定把高密火车站附近的铁路破坏掉。“还有在淄博要道上的一座桥也被我们炸了。破坏鬼子的交通、通信等等,我们往往会打个敌人措手不及。”

4 转业后支援西藏建设

日军投降后,韦玉先跟着部队南征北战,直到1954年转业回到原籍商水县张庄乡,1981年他到商水县石油公司工作直到退休。1956年,韦玉先响应国家号召报名支援西藏建设,打通青海到西藏的交通要道。“我们修路从格尔木到唐古拉山,在西藏我又做起了电话员,那里的生活也是我毕生难忘的。”

西藏的温度很低,冷天达到零

下二三十摄氏度。韦玉先说:“当时修路,没有使用机械,完全靠肩挑手提,身背运土、运石料。天气冷加上高原缺氧,修路工人很辛苦。”1981年,韦玉先返回商水老家,此时离家25年的韦玉先已经人到老年,“如今我生活得很幸福,想起往事我也很骄傲,毕竟我为西藏的发展出过绵薄之力。”